水风凉处读闲书

□ 耿艳菊

内心的烦恼、得失和天气季节

其实没有关系

清代姚文田为自己的书房题过一幅深得人心的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尤其在炎夏漫漫，容易让心情燥热烦闷的季节，唯有读书这件天下第一等的好事可让人轻松地宁静下来。佛家曰：能辞烦恼，便得清凉。手执一本赏心悦目的闲淡之书，散散地看着，若再有流水声泠泠，有清凉风徐徐，人间世上有多少躁多少闷多少烦恼不被流走吹散呢？

其实初夏时节北京城还很舒适，天气好，晴朗明亮，温度适宜，且伴着惬人心怀的飒飒清风。很多花也开得好，如蔷薇花。出门来，满世界都是蔷薇粉，都是蔷薇红，都是风中蔷薇的香味。车水马龙的大道间，高楼大厦间的空隙处，只要有土的地方，只要长草木，便是一派新绿碧翠。而周末无事，孩子在家无聊，一家人商量着要趁这良辰美景去逛北京的公园。

看了近处的几处公园后，去了东南二环上的龙潭湖公园。我们绕着龙潭湖转了一圈，为清碧的湖水和闲适的清爽氛围倾心不已，便回转过去，在一处有荷的湖岸边逗留玩耍。那荷虽养在湖中，却是杨万里诗中“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模样。不远处的湖水里，一群鸭宝宝在鸭妈妈鸭爸爸的带领下学游泳。孩子的爸爸带孩子兴致盎然地跑去看，我便在湖岸边的杨柳下坐下来，清风拂过碧水清荷，曳动曼柔的柳枝，送来缕缕清凉。想起朱淑真的诗句“独自凭栏无个事，水风凉处读文书”，觉得这书该是闲淡之书，以轻快朗悦心读之。恰好带了一本散文随笔，性情文章，而兴之所至，风吹哪页就读哪页。所谓世间的幸福，莫过于此。

后来每个周末都想着往那湖水边去，吹吹凉风，读读闲书。然而夏至到来之后，天气越来越不对劲，北京城真正热起来了。夏日也开始一连串烧下去。有时闷热至极时，忽然就来了一场暴雨。这样的周末只能待在有空调风扇的屋子里，望着外面的空阔世界叹息，遥想明年的初夏时光。

而孩子在家闲不住，爱到处折腾。那个午后，我在小客厅的沙发上躺着，无精打采，恹恹欲睡间竟听到了久违的如风铃般悦耳的泠泠水声。我侧转身，看到孩子站在水管边正玩他那漏沙子的玩具。他把水当成了沙子从漏斗间流下去推动下面的圆形锯齿样的轮子，那真像立在水中的滚动着的风水轮。

我为孩子的小折腾莫名欢喜起来，正要表扬他几句，不料却停电了，屋里少顷后热气蒸腾，令人心烦气躁，难以忍受。只好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门也大开着。孩子竟然安慰起我：“妈妈，水在我的玩具上流，屋子里一会儿就凉快了。”而这时，屋子里的空气也果然流通了许多，对流之下，时而有风吹过。

那个下午一直没有来电，我的心情却比往常好得多。我散漫地倚在沙发上，看着喜欢的书，风从泠泠的水声上飘过来，似是又回到了湖边读书的时光。那种喜悦心像丢失了重要的东西又失而复得。

到那时才知道，内心的烦恼得失和天气季节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像过去年代“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号召一样，人间的欢悦和幸福也是如此。幸福的时候要珍惜；没有，要想办法去创造。

无论是传统手工艺还是民间艺术，如何让它进行现代转化非常重要；

中国文化的现代设计之路，绝不是简单地画上祥云图案或者梅兰竹菊就能代表的，东方文化和精神的蕴含才能让其从根本上异于西方设计

东方美点睛现代设计

□ 李 哲

对话人：

单霁翔 故宫博物院院长

曾 辉 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立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想了解中国，现代人想了解过去，具有文化气息的设计成为了沟通古今中外的桥梁。如今，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日常用品添加了传统元素的设计，其美学价值的背后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体现。

传统元素成设计新宠

朝珠耳机、故宫日历、正大光明充电器……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着实热了一把。随着越来越多受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元素也逐渐成为了现代设计的新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并不缺乏传统的美学元素和民间手工文化，缺乏的是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的完美融合。

单霁翔：到去年年底，故宫已经研发出了8700种文创产品，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这些畅销产品都是以藏品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故宫有18万余件藏品，分231个类别，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比如我们可以从龙袍等织绣中提取出不少的中国传统元素来添加到文创产品中，使产品具有故宫风格。例如海水江崖系列的名片夹、梅花和凤凰图案的方巾等，都很受欢迎。再比如，故宫有丰富的藏画，我们通过挖掘整理，推出了弘历骑射图的领带、雍正皇帝十二美人的水果叉。还有红山玉器的香插、陶制的酒瓶塞……效果都非常好。

曾辉：无论是传统手工文化还是我们的民间艺术，如何让它进行现代转化非常重要。我举一个例子，日本著名的民艺学家柳宗月先生让大家发现传统民艺之美，但是他的儿子柳宗理能够让传统的文化之美变成现代生活之美，他用设计的方式来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和意境，并能够为现代生活所用。日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都还在用着漆器，漆器还活在日本人的生活里面。那么，我们如何让漆器活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里面，而不是简单地把漆器按照一个西化艺术的简单表达方式去呈现？必须要做到与现代设计的融合，让漆器通过日常用品走进我们的现代生活，让更多人使用它。

单霁翔：故宫开发文创产品首先要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研究人们生活中需要什么，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利用他碎片化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研发了一些实用性很强的产品，比如故宫元素的手机壳、正大光明的充电器、瓷芯耳机、电脑包、鼠标垫、优盘，女孩子喜欢的特色笔记本，我们故宫元素的礼品盒、纸胶带，还有储存茶品的罐、肥皂盒、故宫筷子等等，都是结合文化元素的特性，根据人们的生活需要来研发的。

美学背后的东方文化

功夫是中国的，熊猫是中国的，“功夫熊猫”却绝对不是中国美学的产物。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设计之路，绝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祥云图案，画上梅兰竹菊。东方文化和精神的蕴含才能让其从根本上异于西方设计。

曾辉：实际上设计就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意设计，我们现在重新来理解我们的设计，如何能够让生活美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品质的导向，而不仅仅是以物为概念的一种消费理念，而是追求我们能够适合、适度、适用的生活美学观。在这个基础上，东方生活美学恰恰具有这样一种天性的本质。这也是我们中国设计真正能够在国际上进行传播、进行交流、进行消费的最终凭借。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民间有太多符合东方美学的设计案例：曾经获得经典设计奖的“红旗渠”，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出来的一个人工天河，它是典型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案例，那时候没有资金能够购买现代化的材料、现代化的设备，却反而造就了天人合一、大道至简的结果，成为中国设计的典范。

单霁翔：前阵子，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这部片子就是揭示一种态度——工匠精神。六百年的紫禁城，一砖一瓦搭建起来，它搭建的过程集中了无数身怀绝技的工匠创造，故宫千万件的文物都体现了中国最好的工艺技术的汇集，它凝结了多少人的智慧。无论是今天古建筑的修复、文物藏品的修复，还是我们文创产品的推出，都应该为人们过更好的品质生活来做支撑。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追求，让更多的人感知故宫精神、工匠精神，走进故宫文化。

古代汉字也“妖娆”

在不少的精美设计中，各种寿字、福字等汉字成为了重要的装饰元素，从古至今，汉字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展示了重要的美学价值。

王立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靠什么传承下来？就是汉字这个载体。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载体，才使得那么丰厚的中国文化得以传承下来，而且这种载体跟其他语言的载体是不同质的。汉字的形体是跟它的意义密切相关的，而拼音文字只是用符号去对应它的音，因此我们把汉字定义为构意文字，因为它是因意构形，根据意义去构造它的形体。

例如这个字，它的构成包括了草堆、太阳、月亮三种图案，太阳在东边的草丛里面，月亮在西边的草丛里面，这是什么时候的特定场景呢？只有早上，所以这就是“朝”字。你看，汉字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介质，它还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美学价值。如果把古汉字的元素融到我们现代的设计当中，去挖掘古汉字的艺术特质。这样就使得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文化的气息。

曾辉：我们在北京奥组委工作的时候，总是在思考如何真正把东方文化的思想和精神体现出来。正如王立军老师所讲，我们的汉字里面有太多这样的美学，我们以此符号演绎出一系列的图标，这些由古汉字衍生出来的体育图标，最终成为了北京奥运会视觉形象景观系统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东方美学载体。

旅途 JOURNEY

笔走

□ 刘立新

古石街上的所见所闻，

似乎能让人窥探到已经逝去

的历史，已经看不到听不到

的音容笑貌

江西省安义县千年古村坐落于西山梅岭的西麓，与洗药湖、梅岭连成一片，是由罗田、水南、京台三个古村落连缀而成的古建筑群落。三村呈鼎足之势，面积约3平方公里，随处可见古石街、古井、古樟、古牌坊、古戏台。

单单说到古石街，就能说出一堆有意思的事来。

徜徉在罗田古石街，脚踏着一块块古条石铺成的石街，我仿佛看到了狭长的石街上，一个个肩头搭了一条长毛巾的生意人，脸上挂满了微笑，向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吆喝着；仿佛看到古石街热闹非凡的场面：骑马的，拉驴的，抬轿的，卖菜的，挑担的……仿佛听到车轮滚滚，马蹄声声。

古石街始建于宋、元，形成于明，鼎盛于清。分前街、后街、横街，宽3米，长600米。古石街两旁商铺、作坊、酒家、客栈林立，门窗古色古香，窗子是古老的花格子，上面雕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雕工精美，线条清晰，从室内室外精美雕镂等可见证罗田人生活的丰裕，家底的殷实，使人联想到罗田的辉煌历史。

古石街积水怎么办？望着深长的石街道我不禁问朋友。

朋友说，在古石街下面，有一条连接各家各户的下水道，下水道里的水通过暗道明沟引入了自家的田园，灌溉庄稼，润泽田地，地里瓜果飘香，田里稻麦金黄。在罗田还有一句老幼皆知的顺口溜：流来财，流来水，流来财水。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聪明的罗田人懂得合理利用，不舍得让财水白白地流失。其实古人用石头铺路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历史久远的宋元明清时代哪来的雨靴？如果没有石街，古人赶集不湿鞋湿脚吗？这也难怪，多少年来，多少代人梦寐以求成为都市人，成为石头街上人。

走在罗田古石街上，目之所及，一家家店铺窗台齐肩高，我不解，这样做生意方便吗？朋友告诉我，这是为了方便骑高头大马的官爷买东西，这样不用下马，伸手可及，方便之极。

石头街的条石上不时有深凹下去的痕迹，还有车轮碾过的清晰的印痕，条石被来往行人和马匹磨得溜光润泽，像抛光机打磨过一样，由此可见昔日的古石街是何等的繁华和昌盛！在太阳的照耀下，古石街上好像铺了一地黄金，显得愈加光亮而润滑。

漫步于古石街头，我好像穿越时空上千年，耳边不时响起了车轮声与马蹄声……那声音仿佛回荡在石头街上空。

我陷入了美好的遐想中，仿佛看到了明代的亡国之臣、八大山人朱耷，在罗田古街上踽踽而行，有时踱进酒家，端起大碗，仰起脖子，“咕咚咕咚”两碗古村黄酒下肚，以排心中郁闷；有时跨进一家茶楼，啜壶香茶解渴；仿佛目睹了罗田巨商黄秀文衣锦还乡，车载马驮运来了商场的红利与得意，也运来了村民需要的短缺货与紧俏品：烟丝、村姑的绫绸、孩子们爱吃的糖块点心等；仿佛亲眼所见，罗田文人诗客黄兰芳回乡省亲度假，风度翩翩，长衫飘逸，满脸春风，缓步走进深宅大院……诸如此类的美传、佳话，足以证实，古石街有着不同寻常的非凡过去。

当我们告别古石街去下一个景点时，老天爷不赏脸，下起了大雨，石街上、瓦上、树上湿漉漉的。雨帘中的古村，好像披上了一块巨大的薄薄的纱巾，显得朦朦胧胧，如一位神秘的女神静立着……

跨界的境界

□ 黎今

他追求的落点，并非单纯的

“技”之“工”，更在于“艺”之“美”

暑热正盛。带着一身被高温熏蒸出的躁气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一眼看到“遁一”，忽感一种古朴、雅静之意，心里便觉安静、清凉起来。

何为“遁一”？是一套传统家具，一桌六椅，非洲紫光檀材质，2016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的主要展品之一。既是传统家具，自然沿袭了明式家具的风格，简洁、流畅中有着暗蕴的精美。然而，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桌椅边缘保留的原生态的树皮，以及桌面上着意空透的树结的痕迹，彰显出狂放的现代感。而嵌于椅背的原创的瓷板画，则赋予其独特的中国画的神韵。

一套家具能有让人化躁为静的功力，自非常人所为。这是新海派艺术标志人物、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家泠的跨界之作，题为《望山》系列。陈老先生构思、作画，其子陈亮设计、创作完成。

年届八十的陈家泠是国画名家，师从潘天寿、陆俨少、周昌谷等大师，学人物、山水、书法，后攻花鸟。他创作的“荷花”系列，空灵，飘逸，有水墨之韵，有色彩之变，也有线条之潇洒，突破传统国画的表现手法，兼具西方印象派及表现主义特点，使传统花鸟画具有了更多的想象力与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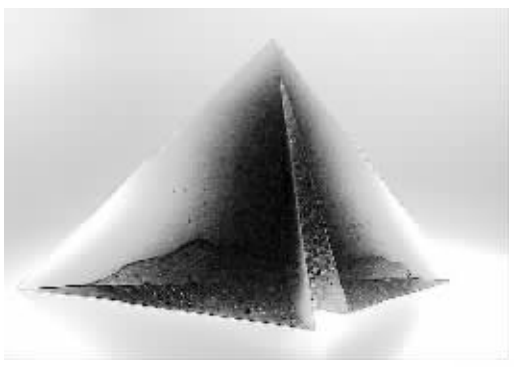
由国画而入家具、瓷器、服装，这些年，陈家泠作为工艺美术的“玩家”，却在这个领域创出了大名堂。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亲密接触景德镇瓷器起，便开始了在土与火中淬炼艺术品的尝试。“玩”瓷器的画家不少，可像他这样玩成专业大师级的，凤毛麟角。本世纪初，他创设了“泠窑”，并获得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的命名，他创作的瓷器被国博收藏。而国博收藏的第一套当代艺术家的家具艺术品，也出自他手。

在2016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上，陈家泠和“遁一”是卓尔不群的。这个代表中国当代工艺美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级制度性展览，云集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人员近年来创作的700余件优秀作品，只有陈家泠是以画家的身份进入其中。

中国工艺美术的传统，是讲“技艺”之精、之繁、之细，在精细上做到极致，便叹为观止，并产生了“工匠精神”。陈家泠从“画艺”而沉到“工艺”，由“艺”而落于“技”，经历了“技艺”从粗到精、从土到雅的锤炼与嬗变，而他追求的落点，并非单纯的“技”之“工”，更在于“艺”之“美”。也就是要使传统的工艺美术品，由于画家的跨界探索，形成新的审美情趣、审美风格、审美理念。

观“遁一”并及整个“望山”系列，我觉得陈老先生实现了他想要的境界：由“雅”复归于“拙”，由人工之“精”回归到“天然”之趣，而达天人合一。硬朗的木质家具便油然而生如其国画一般的灵动之感，成为了一种艺术创造。正如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所言，美术家与工艺美术的融合，将拓展视野，有助于创造艺术的新高度。

当今，“跨界”成为一个热词，同时成为风靡的社会现象。一个领域、行业内部各个环节、分工、品种的跨界，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跨界，乃至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跨界。突破、嫁接、融合，凡此种种，都是跨界的不同实现方式。跨界的目的，可以是大胆的出位、出彩，可以是另类的求异、求奇，其本质和最高的境界，是为了创新、创造。古今为经，中外为纬，在古今中外的经纬交错的点上，交融相连、相近乃至本不相关的各领域、各环节，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时空的跨界大图景。这也意味着，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所孕育的创新、创造，必然达到全新的广度、深度与高度。不管是国家、区域，还是领域、行业，抑或机构、个体，谁能抵达这样的跨界的境界，谁就将站上时代风景的高点。



①

②

③

① 抵达。 王建中 玻璃

② 遁一。 陈家泠/陈亮 非洲紫光檀

③ 节日。 钱美荣 疆绣

『2016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部分作品赏析

☞

展期：2016年7月10日至7月22日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